

政治论坛

欧盟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民主化进程 *

钮 松

摘 要：“9·11”后欧盟加大对沙特等海合会国家的关注力度，这对未来如何建立新型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欧盟推进沙特民主化进程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维护欧洲安全、促进沙特稳定、弘扬欧洲民主、抵消美国压力。欧盟主要从经贸领域着手，积极推进沙特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此外，还辅以其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宽容和对伊斯兰的理解与尊重。欧盟民主观建立在维护人权的基础上，其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标。在欧盟的间接影响下，沙特在地方选举、政府机构改革和发展、非暴力民间组织的诞生、妇女地位改善等方面有所推进。欧盟与沙特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

关 键 词：欧盟；沙特阿拉伯；民主化；经贸合作

作者简介：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2006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 (2008) 03-0017-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教育部 2005 年度重大项目“欧盟 21 世纪初的中东战略研究”（05JJJDJW045）的前期成果；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一、欧盟推进沙特民主化进程的背景与动机

二战结束后，传统的世界霸主英国、法国受到重创，世界进入了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自 1956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英法从中东收缩，尤其是 1971 年英国从海湾彻底撤军，欧洲国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日益式微。西欧国家经济上、军事上均仰仗于美国，处于美苏对抗的最前沿，难以顾及中东尤其是具有巨大战略和民用效能油气资源的海湾。

随着战后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等国的实施，西欧经济渐渐复苏。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现实的发展需求，以法德为核心的煤钢联营等机构在西欧蓬勃发展，形成了欧洲共同体。欧共体便是欧洲联盟的前身。在运行过程中，欧共体除了实施共同经济政策以外，也向共同外交安全政策迈进。不仅如此，欧盟不断东扩，许多中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欧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欧盟在外交安全方面与美国拉开了距离，在许多具体措施方面存在分歧甚至是矛盾。自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开始，欧共体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对巴以双方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新态度。欧盟在中东地区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切身利益，21 世纪初，欧盟对于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借核问题打压伊朗、过分偏袒以色列等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忧虑。面对“大中东计划”带来的乱局，欧盟对于中东国家民主化有着深切的关注。

世界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尤其是“第三波”民主化运动越来越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推广之时，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和权威政治国家在冷战结束前后引入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与此同时，

中东地区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大的改变，海湾次地区以沙特为代表的实权君主制和权威政治国家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权力密集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海湾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而其中沙特王国又最为重要。冷战结束到“9·11”事件爆发前，欧盟虽然意识到伊斯兰世界会走向某种程度的宗教复兴，但它一直认为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会相对稳定。“9·11”事件的爆发以及劫机犯中多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沙特穆斯林的现实使欧洲意识到，西方价值观念与伊斯兰价值观念的冲撞愈演愈烈，西班牙马德里大爆炸、伦敦大爆炸和法国的骚乱更加印证了欧洲的担忧。在东欧大量“新欧洲”国家相继加入欧盟之际，欧盟在中东的关注度由土耳其、马格里布、马什里克向海湾递减。而“9·11”后欧盟加大了对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关注力度。因为，在新世纪里，处理好与作为伊斯兰教发祥地的阿拉伯半岛和作为“伊斯兰盟主”的沙特的关系，对于未来建立某种新型的西方与伊斯兰关系模式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冷战后尤其是“9·11”以后，欧盟推进沙特民主化进程的动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维护欧洲安全、促进沙特稳定、弘扬欧洲民主、抵消美国压力。欧盟的逻辑是：在维护作为欧洲后院之一中东地区稳定的基础上促使沙特进行符合国情的渐进式民主改革，让沙特这种稳定的君主制国家通过民主改革缓解社会矛盾以及维护稳定局面。在此过程中，欧盟既可以弘扬自己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又可以抵消美国实施的中东民主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实现欧洲安全的最终目的。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在沙特或中东推行的民主化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标。

二、欧盟推进沙特民主化进程的理念及其方式

出于对地缘政治、历史经验等因素的考量，欧盟在推动包括沙特在内的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中采取了一种有别于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方式。“9·11”后美国所推行的中东民主化注重剧烈的变革，仅关注制度层面而忽略了民主理念的培育。虽然美国与沙特建立了盟友关系，但“9·11”劫机犯的人员构成和本·拉登曾经的沙特公民身份使得沙美“关系的基础在两国都受到公开的质疑”^{[1] 230}。欧盟始终认为，通过渐进式的手段在维护中东国家稳定的基础上力促其民主化变革非常有必要，美国在伊拉克的民主试验方式带给欧洲的安全威胁远远大于美国。欧盟主要从经贸领域着手，积极推进沙特的对外经贸关系，使其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以经济运行方式的市场化、自由化推动其政治上的相应变革；除此之外，欧盟还表现出对沙特现行政治制度上的宽容态度和对伊斯兰宗教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首先，欧盟积极支持沙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世贸组织是全球唯一的处理国家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目的是帮助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出口者和进口者运作商业。该组织有十大优点：1.其体制有益于促进和平；2.其体制允许建设性地处理争端；3.其体制建立在规则而非强权之上；4.其更加自由的贸易能削减生活费用；5.它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不同质量产品的选择余地；6.其贸易能提高收入；7.其贸易刺激经济增长；8.其基本原则使得生活更有效率；9.其体制使各国政府避免囿于狭隘利益；10.其体制鼓励善治政府。^[2]正是意识到世贸组织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沙特政府于1993年便开始谋求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在全球化的今天，沙特能否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的态度，不仅如此，欧盟还是沙特主要的贸易伙伴，其2002年的双边贸易额达27亿欧元。^[3]2003年9月，欧盟与沙特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谈判后，为沙特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障碍，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认为与欧盟的双边协定是“带给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目标更近的一个步骤”^[4]。沙特在获得欧盟的支持后经过与其他相关国家的谈判，于2005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沙特承诺在若干领域采取措施使其贸易体制自由化，加快融入世界经济进程，并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对贸易和外国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些领域包括：关税、

农产品出口补贴、天然气凝析液、知识产权、技术规范 and 标准、食品安全、保险业、银行和电信业等。正如欧盟贸易专员兼世贸组织贸易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所言：“沙特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第 149 个成员，正为更强大的多边贸易体系开辟道路。”^[5]

其次，欧盟积极参与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经贸活动并签订相关协定。沙特因自身得天独厚的油气资源而获得大量石油财富，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石油产品生产国，2003 年沙特石油产量占全球的 12.8%。2003 年底，沙特探明可开采石油量为 262.7 亿桶，还可开采 73.3 年，预计其石油储量将达到 1000 亿桶。^{[6] 1008-1009}正是由于石油是工业化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过去 40 年来自欧洲等地的“经济朝圣者”汇聚吉达，将其铸就成“中东最大的和多元化的城市之一”。欧盟国家主要的油气进口资源来自沙特，同时它们也意识到：除了油气资源，“海湾经济现在需要新的燃料”^[7]。早在 1989 年，欧共体便与海合会签订了合作协定，旨在建立双方贸易关系。2003 年 9 月，沙特利雅得启动第一阶段欧盟—海合会经济对话会，主题涉及单一货币、单一市场等。欧盟的最高目标是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1990 年双方开始谈判，最近一轮谈判于 2007 年 11 月底在布鲁塞尔举行。2008 年 1 月 14 日海合会秘书长阿卜杜拉·拉赫曼·阿提亚宣布“海合会—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有望在 2008 年签署”^[8]。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区里，除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竞争”等经贸内容外，还将覆盖“诸如人权、非法移民、打击恐怖主义等政治问题”^[9]。欧盟期望在通过经济自由化主导双边经贸的同时，平稳而适度地施压，促使沙特政府加快政治民主改革。

最后，欧盟善于正确对待本土和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并以此为基石发展与沙特官方联系，谋求对王室内的改革派施加影响。欧盟认定“9·11”事件与沙特政府无关，欧洲遭遇的恐怖袭击多为本土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尽管“9·11”使得世人对沙特政府以及瓦哈比教义产生了怀疑，但基于多元文化的理念，欧盟不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文化挂钩，而是在反思欧盟内部缺陷的同时正确对待伊斯兰教中的积极因素。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发生后，欧盟则“强调将一小撮人的行径与整个群体区分开来的重要性”，“大部分媒体小心地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信仰作细致区分”^[10]。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谴责了对英国穆斯林的袭击与歧视，认为要开展与穆斯林社团基于人权的对话，这种对话应在欧洲、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上进行。正是由于欧盟能正确看待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因而欧盟和沙特的关系得以迅速发展。欧洲有着长期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历史，深知沙特是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教派谢赫家族共同组建的，沙特以宗教立国，而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更是奠定了沙特“伊斯兰盟主”的地位。在沙特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推进民主化，欧盟不得不小心翼翼。沙特的石油工业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起步并在战后国有化浪潮中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的阶级分化，这也波及到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利用绝对权力掌控石油贸易的王室成员、王室代理人在现代企业运作中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部分人对于西方的民主、人权观念易于理解。“西方化的精英视欧洲和美国为政治发展的模式”^[11]，沙特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便是其中的代表。2007 年 5 月第 17 届欧盟—海合会部长级会议在沙特举行，其“最后声明”第 15 条涉及到了民主问题，“海合会与欧盟重申它们分享对于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尊重的普遍价值，这形成了它们关系的基本元素”，“对话有助于认识文明、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更好理解与宽容”^[12]。

三、欧盟民主观在沙特民主化进程中的体现

欧盟的民主观建立在维护人权的基础上，人权理念贯穿始终。在欧盟看来，民主社会最重视人权，在实践中，欧盟多将“人权”与“民主”相提并论，并不过分强调民主政治本身及其实施。

《欧盟 2007 年人权报告》阐述了欧盟以人权为核心的民主观应该包含以下命题：1.死刑问题；2.酷刑及其他残忍的、非人道的、可耻的惩罚；3.儿童权利；4.人权保护者；5.妇女权利；6.人口买

卖；7.人权与恐怖主义；8.人权与商业；9.民主与选举；10.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1.发展权；12.宗教与信仰自由；13.文化对话；14.救济、移民、难民；15.种族主义、排外、非歧视和尊重多元化；16.少数民族权利；17.残障人士；18.隐私权和个人资料保护。简言之，欧盟的民主观包括民主选举制、实施现代法治、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化等，并衍生出需在行政、立法、经济、宗教、社会团体等领域展开的民主化变革。2004年2月21日，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沙关系论坛上强调：“所需要的是更广泛的改革计划，它包括政治、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部门”^[13]。不难看出，欧沙在民主化的认识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近年来，沙特的民主化进程在许多领域有了可喜的发展，欧盟也以积极的态度表示了对沙特政府的大力支持，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伊斯兰盟主，沙特维护宗教神圣和权威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职责，其政府艰难地在瓦哈比奉行的教义与世俗政治民主化变革中寻求平衡。欧盟推进沙特经济高速发展和沙特政治发展滞后的矛盾引起了国内新中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不满，再加上“9·11”事件后美国“大中东计划”对“大中东”地区的强力改造，面对重重压力，沙特政府2005年终于决定在全国实行一定程度的地方选举，此举被西方誉为“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在欧盟看来，“选举是人权在实践中的样板。民主选举进程是建立能保证尊重人权和法治，并对避免暴力冲突作出贡献的政府体系的一部分”^{[14] 41}。其选举分三阶段进行，利雅得省被确定为全国地方选举的第一阶段，其后第二、第三阶段地方选举分别于2005年3月3日和4月21日在沙特其他各省举行。2005年2月10日，利雅得省的首次地方选举率先开始。全省登记选民约15万人，先后到140个投票中心进行投票，选举利雅得市和利雅得省各县、镇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委员。选举将从市、县、镇的候选人中选出得票最多的7人，当选为各级地方政府委员会委员，各级地方政府委员会中另外7名委员将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女性被排除在外，既不能投票也不能成为候选人。沙特政府解释说，这是因为当局没有能力为妇女提供单独的投票设施。不管怎样，沙特政府能够下定决心推行这项制度是有着巨大勇气的，沙特奉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因而不可能要求其将选举全面放开，那是不现实的，甚至会适得其反，出现“民主的困境”或“劫持的民主”等等。地方选举标志着沙特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适当改变了沙特“取得了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同时，但没有个人明显发展”的局面。^{[15] 369}欧洲“议会欢迎沙特阿拉伯2005年2月10日首次全国范围的选举进程，将其视为迈向社会与政治改革的一个积极步骤”^[16]。

第二，沙特政府机构的变革和发展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与其经济发展的成就息息相关。首先，协商会议进一步得到发展。自1990年法赫德国王重建协商会议后，沙特王室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在真空中制定政策，被迫将政策里的重要部分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如宗教团体和比较富裕的大商人进行细微的磋商”^{[17] 57}。协商会议1997年拥有90名成员，2001年达到120人，2005年达160人。协商会议因伊斯兰社会“舒拉”制度的存在及国内阶级的分化而在新世纪前后焕发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次，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于1999年8月30日成立，时为王储的阿卜杜拉亲自担任了主席。这种协调性部门建立在多项基础之上：广泛的社会福利、自由经济理念和资本、商品、服务、产品的自由市场。这既符合沙特蓬勃发展的国内经济，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经济的变化。

第三，沙特非暴力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出现也是其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沙特高度集权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合法的民间组织长期难以出现。阻塞的渠道导致了两种结果：“新伊赫万运动”^①等伊斯兰激进团体在国内的出现和“沙特民主和人权中心”等政治团体在国外的诞生，前者

①“新伊赫万运动”相对于20世纪初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推进的“伊赫万运动”而言。“伊赫万”意为“兄弟”，“新伊赫万运动”兴起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是沙特国内激进的反对派。

往往诉诸暴力，后者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它们都未能对沙特民主化产生直接影响。进入 21 世纪，面对变化的形势，沙特王室于 2004 年 3 月批准了国内第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国家人权协会”

(National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成立，该组织包括统筹与监督、研究与推介、家庭事务与文化宣传四个委员会。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亲王说：“这个人权组织的建立是沙特阿拉伯整体改革计划的另外一个步骤。诸如此类的协会是成功和持久改革的基石”^[18]。虽然这个组织仍然具有半官方的背景但毕竟是沙特民间组织的重要里程碑，它对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向政府公开提出看法和建议。不仅如此，它还积极与国外人权组织开展对话。2007 年 10 月 4 日，沙特国家人权协会号召欧盟国家的人权组织敦促各自国家的政府不要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挂钩，并制定法规保护穆斯林不因其信仰而遭受偏见与歧视。2007 年 10 月 21~23 日，沙特国家人权协会派代表出席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阿拉伯—欧洲人权和恐怖主义对话会”，沙特代表能来到哥本哈根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突破，因为 2006 年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漫画的论战”^[19]。

第四，妇女问题不光对沙特，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一种挑战。沙特因严格执行沙里亚法而导致西方世界对其妇女政策多有误解。其实沙特国内妇女地位已经开始出现了新变化，这与沙特世俗教育的发展有关。沙特内部也有严格恪守伊斯兰教义的妇女群体，这多为自觉自愿的行为，一名年轻的网络作家伊萨(Eissa)认为：“沙特妇女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沙特阿拉伯是最接近理想的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我并不希望进口的西方价值观摧毁它”。一位名为胡迈迪(Humaydi)的讲师更是声称：“我们在 1400 年前便被伊斯兰教赋予了权利，而西方妇女在 20 世纪初才获得”^[20]。其实沙特妇女权利改革也在有条不紊进行着：1998 年 12 月，沙特妇女获准在网吧上网；2001 年 11 月，沙特政府开始向妇女颁发印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2004 年 6 月，吉达市 5 名女性在医生的帮助下以“性别矫正”的名义完成变性手术；2005 年 11 月，17 名女商人参与吉达工商理事会执委会的选举，这是沙特女性首次参加竞选；2007 年 12 月 17 日，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赦免一名因遭遇性侵犯而被判处鞭刑妇女的刑罚；2008 年 2 月 21 日，沙特宗教学者就沙特妇女开车问题作出最后结论，沙特高级伊斯兰学者委员会成员谢赫·阿卜杜·穆赫欣·欧拜坎(Sheikh Abdul Mohsen Al-Obaikan)承认：“伊斯兰教原则上允许妇女驾车”^[21]；2000 年 8 月政府批准了 1979 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008 年 1 月 17 日接受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沙特妇女地位问题的质询。沙特政府称：“王国的法律要求赔偿妇女，假如她遭遇歧视或不公”^[22]。1998 年，欧盟声称“保持对沙特妇女处境的极大关切”^[23]，而欧盟也已看到，1998~2008 年这十年沙特妇女处境确实得到了突破性的改善。

四、总结

从沙特民主化发展的事实可以看出，欧盟以经济为主导的间接推动方式是行之有效的。沙特比较适应自主型而非外力强加型的民主化发展道路，欧盟长期对双方良好关系的培育使得沙特等中东国家不再将西方看作铁板一块，它们深刻意识到欧美之间民主理念和推行方式上的差异。虽然沙特对于自己的民主化有着不同于欧洲的解读，但由于两者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的交流日趋频繁，沙特也善于在宗教原则与现代理念上找到平衡点。沙特在民主化进程中初步培育了现代社会所需的土壤，王室、宗教学者对于新观念也更加宽容与变通，这又促使沙特在新的层次上实现平稳的政治过渡。欧盟乐意从稳定的沙特获得能源、政治、宗教上的安全保障，也看到其以人权为基础的民主理念在区域外稳健地传播。欧沙关系的良好势头对美沙关系的碰撞也具有一定缓解作用。沙特民主化中诸如王室绝对掌控国家大权、瓦哈比教派的“一枝独大”等方面的变革仍亟待时日，欧沙均对渐进式的稳健变革充满期待。

欧盟之所以在 21 世纪前后采取以经济为主导的方式推进包括沙特在内的世界民主化进程，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欧盟“不仅缺乏军事实力，而且甚至不能聚成一个国家”^{[24] 34}。美欧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扮演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角色，但同属西方文明体系。与其说欧盟在沙特或中东民主化问题上是对美国政策的反击，不如说是对美政策不足方面进行的修复，因而欧盟考虑到自身政治实力和维护西方整体利益，是不可能采取美国式民主化推进方式的；其次，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经济领域合作向政治、外交领域延伸的过程，欧盟在区域内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欧洲在战后的长久和平与发展得益于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以经济方式促进稳定和安全的切身体会成为欧盟由内至外的努力方向。对于沙特这种原美苏夹缝中的“东方和南方”国家而言，欧盟在冷战后为其“提供了一种模式，即为欠稳定地区提供了‘和平岛’”^{[24] 35}。与美国在冷战后崇尚“军事强权”相比，欧盟走的是非暴力的“文明强权”（Civil Power）^①道路。瑞典国际事务专家冈纳·肖斯泰特（Gunnar Sjöstedt）于 1977 年便指出：“文明强权通过一国使另一国据其自身优选以仅将非军事元素作为其强权的基础来实现”。^[25]不同的是，作为“文明强权”实行者的欧盟是国际组织而非具体国家。

沙特能够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与欧盟形成互动，既基于其长期独立自主的发展经验，也基于其与欧盟建立紧密经济关系的意愿：首先，沙特自立国以来便行进在“内源式”现代化或民主化的道路上。尤其是开国国王伊本·沙特非常善于利用大国矛盾来发展自己，他曾利用英国的放松警惕而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利用一战而正式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成为主权国家，利用美国长期以来军事、能源上的倚重来按自身思路进行改革，利用欧美政策差异来继续推行适度民主化变革。可以说，欧盟的宽松政策十分契合沙特王国自主、渐进、适度民主变革的政治文化传统；其次，沙特传统的以油气贸易为主的经济结构并不十分合理，美国在通过控制伊拉克而牢牢掌控国际油价后，沙特迫切需要打开新的稳定市场和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而欧盟的政策又为沙特提供了这种可能。总而言之，欧盟通过稳定而有效的经济互动潜移默化地催发了沙特内部民主改革呼声，而欧盟和沙特共同看重的稳定局面会因沙特内外合力而日渐持久与成熟。

[参考文献]

- [1] 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M].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2003.
- [2] 10 Benefits of the WTO Trading System[EB/OL]. [2008-02-01].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ben_e/10b00_e.htm.
- [3] Middle East News Information, EU-Saudi Trade Deal Paves Way for WTO Entry[N]. Mena Report, 2 September 2003.
- [4] Saudi Arabia Signs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European Union[EB/OL]. [2008-02-01].
<http://www.saudiembassy.net/2003News/Press/PressDetail.asp?cYear=2003&cIndex=122>.
- [5] WTO :2005 Press Releases. WTO General Council Successfully Adopts Saudi Arabia's terms of Accession[EB/OL]. [2005-11-11].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05_e/pr420_e.htm.
- [6] Lucy Dea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5[R]. London and New York: Europa Publications, 2004.
- [7] Peter Mandelson. Putting People at the Centre of Globalization[J]. Jeddah Economic Forum, 26 February 2007.
- [8] Yemen to Join GCC, Gulf-EU Free Trade Agreement To Be Signed[N]. Al-Jazirah, 14 January 2008.
- [9] European Commission. Gulf Region: Overview on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EB/OL]. [2008-02-01].
http://ec.europa.eu/trade/issues/bilateral/regions/gcc/index_en.htm.

①因“Civil”有多重含义，与“军事强权”相对应，“Civil Power”亦可译为“平民强权”、“民事强权”等。

- [10]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 The Impact of 7 July 2005 London Bomb Attacks on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EU[EB/OL]. [2008-02-01].
<http://eumc.europa.eu/eumc/material/pub/London/London-Bomb-attacks-EN.pdf>.
- [11] Michael Scott Doran. The Saudi Paradox[J].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4.
- [12] The Final Statement of 17th GCC-EU Joint Council and Ministerial Meeting, Riyadh[EB/OL]. [2007-03-08].
<http://www.mofa.gov.sa/Detail.asp?InSectionID=5501&InNewsItemID=64614>.
- [13] 21 Feb 2004 Prince Saudi Delivers Speech to EU in Brussels[EB/OL]. [2008-02-01].
<http://www.saudinf.com/main/y6776.htm>.
- [14] EU Annu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 2007[R].
- [15] Belkacem Laabas. Arab Development Challenges of the New Millennium[M]. Ashgate, 2002.
- [16]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Saudi Arabia, Bulletin EU 3-2005: Human rights (3/6) [EB/OL]. [2008-02-01].
<http://europa.eu/bulletin/en/200503/p102003.htm>.
- [17] Roger Owen,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8] First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in Saudi Arabia[EB/OL]. [2008-02-01].
<http://www.saudiembassy.net/2004News/Press/PressDetail.asp?cIndex=193>.
- [19] Raid Qusti. HRC to Address Muslim Rights Issues in Europe[N]. Arab News, 4 October 2007.
- [20] Faiza Saleh Ambah. Saudi Women Rise in Defense of the Veil[N]. Washington Post, 1 June 2006.
- [21] Samir Al-Saadi. Women Driving Is Not in Conflict With Religion: Scholars[N]. Arab News, 21 February 2008.
- [22] Maha Sami Aboulola. Saudi Women Respond to UN Questions on Rights[N]. Saudi Gazette, 20 January 2008.
- [23] Human Rights Questions Statement by Mr. Christian Strohal. Representative of Austria on Behalf of European Union[Z]. New York, 6 November 1998.
- [24] Charlotte Bretherton, John Vogler.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Global Acto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25] Gunnar Sjöstedt. The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Power: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12, 1977(1).

European Union and Saudi Arabia'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NIU Song

Abstract European Union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GCC countries such as Saudi Arabia since 9 • 11, for it is goo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Western-Islamic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The dynamics of EU's promotion of Middle East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cludes: defending Europe's security, safeguarding Saudi stability, exporting Europe's democracy and offsetting US's pressure. Firstly, EU encourages Saudi Arabia to integrate into world economy by means of activ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econdly, EU pays tolerance to Saudi political system and respects Islam. EU's democratic values are based on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s not the ultimate aim but a kind of effective step. With EU's indirect effects, there are many democratization initiatives in Saudi Arabia, such as local election, governmental restructuring, the birth of non-violent civil organ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women status. Sound interaction exists between EU and Saudi Arabia.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 Saudi Arabia;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 孙德刚)